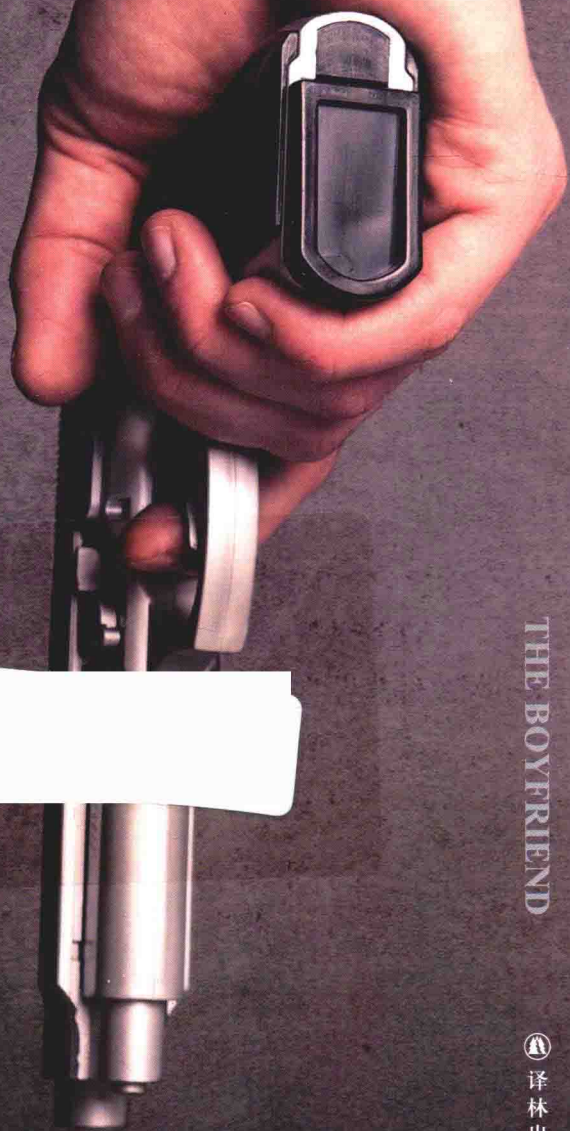


男友

Thomas Perry
〔美国〕托马斯·佩里 著 秦红梅 译



THE BOYFRIEND

译林出版社

THE BOYFRI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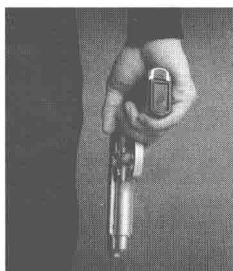
男友

〔美国〕

托马斯·佩里

Thomas Perry

秦红梅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友 / (美) 托马斯·佩里 (Thomas Perry) 著; 秦红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2

书名原文: The Boyfriend

ISBN 978-7-5447-7163-4

I. ①男 … II. ①托 … ②秦 …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275 号

The Boyfriend by Thomas Perry

Copyright © 2013 by Thomas Perry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Mysterious Press, an imprint of Grove/Atlan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4-496 号

男友 [美国] 托马斯·佩里 / 著 秦红梅 / 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时音菠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 伟

原文出版 Mysterious Press, 201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印 张 19.5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163-4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自从两个月前遇见乔伊·莫兰德后，凯瑟琳的时间似乎变得不够用了，收入也随之减少；但是今天为等两位大学同学共进午餐，她却站在临海的常春藤饭店外面的人行道上浪费了将近 20 分钟的时间。凯特琳·雷恩斯和梅根·斯泰尔斯是一块儿来的，开着凯瑟琳的奔驰车。凯瑟琳认为这并不是一款真正的奔驰，车身不比本田汽车大，只是带有奔驰标志：直径约 5 英寸的铬合金圆环内有一个三叉戟。

看到她俩一起来，凯瑟琳的心情变得很糟糕。她是独自开车从西米谷市赶来的，而她俩却结伴而来，这意味着她俩已经先于她共度了一段时间，分享了一些信息，之后在回去的路上还有机会议论她，或者在和她分别后继续一起消磨掉这个下午剩余的时光。

有些人会出于喜欢或欣赏对方的优秀品质而成为朋友，她们却不是。她们三个曾经都是魅力十足的女孩——其中两位很“火辣”，这是那时候她们校园里流行的黑话。凯特琳是一个苏格兰—爱尔兰裔姑娘，有着乌黑闪亮的秀发、蓝色的眼眸、丰满的乳房和天真无邪的笑容。梅根则是位身材高挑的金发女郎，天生丽质，

因此她俩曾经都是红得发紫的尤物。但凯瑟琳不属于这类女孩，她的头发是金红色的，容貌秀丽但并不光彩照人，眼眸淡褐，而非蓝色。她们在高中时都学习了参加高考的必修课程，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获得了大学入学资格。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们学习的是一些名称十分响亮的专业，这些专业既高深艰涩，又有教化意义，但并不是为未来拥有谋生之能开设的。她们在新生宿舍里相识，然后一起被选中在一个女生联谊会上宣誓，这个团体里全是拥有相似抱负和局限性的年轻姑娘。她们的友谊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即她们各自在那个地方注定扮演的角色，此后的三年多里，她们是相互竞争的对手。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你进了一所大学的某个专业，就会有一个平均成绩点数，不管你想不想要它。拒绝泄露你的分数就等于承认它比别人的低。当你参加派对或大学里的社交活动时，你会一眼看出谁最受异性青睐，谁是第二选择，谁只能留给那些个子最矮或身材过胖的男生。这种原始形态的残酷竞争真是令人痛苦。男人单纯依据女人的床上潜力进行选择。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选择时的态度绝对真诚。一般来说，等到男生要靠近女生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喝多了。他们甄别不出细微差异，他们四处寻找，跟着感觉走，要么要，要么不要。

在这场竞争中，凯瑟琳屈指可数的几次胜利归因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机遇。梅根·斯泰尔斯，那位身材高挑的金发女郎，实际净身高超过6英尺，这样的女生令很多个头偏矮，甚至中等身高的男生望而却步。她是一枚光彩夺目的“金质奖牌”，只有

具备足够自信心的男生才相信自己能够让她产生兴趣。因此在有些晚会上她只能无聊地站着，目光偷偷越过那些“不太合格的追求者”的头顶，期盼着某个身高合适的男生出现在视野里。

凯特琳同样也有孤独的夜晚。她有一副大嗓门和更加高亢的笑声，因此有几次，每当有男士正要被她那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和诱人的身材吸引过去时，他们却因为耳朵受不了那种噪音而中途撤退。

一般来说，在这场竞争中，凯瑟琳在平均成绩点数和学术表现的较量中是赢家，但是在社交活动和男女交往中会输掉。梅根和凯特琳的一起出现让她想起了过去的种种失望，她真后悔自己没有以忙为借口推掉这顿午餐。

当她们让泊车员把那辆紧凑型的奔驰车停放好，凯特琳将行驶证塞进钱包后，凯瑟琳冲她们招呼道：“嘿！”

“你早就来了吧？”这句问话比迟到更糟，表明凯特琳明明知道自己来迟了，却不打算道歉。

“没有多长时间，”凯瑟琳说，“我刚好是在 12 点半到的。”“12 点半”是她们约定的见面时间，也就是她们都承诺到达这里的时间。

凯特琳和梅根靠近她，给了她几个飞吻。凯瑟琳希望自己身上的香水味以及头发闻起来和她们的一样好闻，但她不能确定她们是怎么想的。

“天哪，凯茜，”梅根说，“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至少两年了吧。”

“至少两年了。”凯瑟琳说。七年前她刚踏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没有人允许她用除“凯茜”以外的其他名字。她曾暗下决心要成为“凯瑟琳”，但是她的朋友们，那帮所谓的姐妹们都拒绝这个名字，她们根本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她的更名，对此她一直很恼火。她确信这是竞争者要打败对手所使用的一种策略。在所有的集体照上，她的名字都是凯茜·汉密尔顿。如果要编制一份花名册或列一个名单，她的某位好事的朋友会改动她的名字，让她成为“凯茜”。有一阵子，当他们这么称呼她的时候，她总是要纠正：“实际上我的名字叫凯瑟琳。”但是现在她发现自己对此已经不在意了，正如对她们不在意一样。于是她说：“咱们进去吧！”

她以手撑门，让两个同伴先进去。有一会儿，她希望她们能够在领班的脸上看到一丝不快——对她们迟到半小时表示不满。但是没有，只要她们看上去心安理得，她们就被允许为所欲为。领班满面笑容地把她们带到一张临窗的桌子前，在这里她们可以欣赏街对面的海景，其他客人也可以欣赏她们。

在饭店温馨愉快的氛围里，她们坐下来，点了饭店的招牌海味——蟹糕、鲷目鱼和箭鱼。她们小口品尝着，就像上大学时那样，吃得小心翼翼，不要面包，沙拉里也不放调味品。她们喝的是不加糖的冰茶。极少量的咖啡因有助于燃烧脂肪，而冰镇饮料可以使身体消耗热量。

凯瑟琳说：“毕业快四年了，我们终于又聚到一起了，离了婚，又成了单身。”

凯瑟琳一直未婚，但是她觉得没有必要纠正凯特琳的话。

“我想你俩肯定是最早完成这两件大事的。”

梅根狡黠地看了一眼凯特琳，“我认为第一个完成这两件大事的人非你莫属。”

凯特琳轻轻拍打了一下梅根的手臂，“我希望你这是在表扬我。”

凯瑟琳问：“你在电影工作室的工作还好吗？”

凯特琳说：“我又换了两份工作。两年前全世界的人都被解雇了，不仅仅是我。我想如果电影工作室的工作如此不稳定，那它就不适合我。虽然报酬低得可怜，但我工作起来却很卖力，以为付出就会有回报，甚至很快会得到提拔。另外这份工作也缺少乐趣，总是‘给某某人打个电话’或者‘把这个消息发给某某人’。”

“你现在做什么？”

“我打算读工商管理硕士。”

“噢。”凯瑟琳点点头，好像认为凯特琳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尽管她心里压根儿不这么想。“你呢，梅根？”

“我正在筹备开一家公司。”

“什么样的公司？”

“时装。我发现一个商机，在市中心低价加工一些成衣，这样我就可以干自己的老本行。到春天时应该可以准备好。”

更多具体但并不存在的计划。她们的计划总是很具体，但是并不真实，因为她们已经学会用这种方式撒谎了。凯瑟琳知道如果她进一步追问细节，只要她愿意听，她们能编造无数谎言。

梅根把话题转移到凯瑟琳身上，“你呢？还在上学吗？”

“不，我现在给一位律师当助手，他的客户都是商人。这份工作枯燥极了，没有离婚案中常见的有趣细节，也缺乏犯罪案件中的紧张刺激。只是公司之间的合同——一式四份，签上名字，然后归入客户档案。”

“哦，天哪，凯茜，真可怜。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找了一年多的工作，结果一无所获。我需要一份工作，别无选择，我要付房租，要养活自己，要既能支付日常花销又能有所节余。”凯瑟琳说到这里笑起来，“但还不至于像进了监狱一样。最艰难的时刻就要熬过去了。合同到期后，我再找别的工作。”

梅根和凯瑟琳彼此对看了一眼，齐声说：“祝你好运。”

凯瑟琳能看出来她们认为她犯了一个错误。当一名失业的时装顾问或一个徒有虚名的老板比当一名秘书好；做一个永远没有工作机会的自命不凡的人比放弃幻想——架子——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感觉良好的人要好。她能看出她们已经在心里把她的层次降低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梅根和凯瑟琳一直在谈论“失去”丈夫一事。凯瑟琳知道她们这也是在说谎，就像她们说的大多数话一样。女人不会“失去”丈夫，而是把他们甩掉。只是后来她们才会意识到她们做的事情，到那时有些女人会后悔。她们后悔的是失去了一座靠山，但这并非凯瑟琳和梅根的感觉。她们感到失去的是一个可以任由她们为所欲为，而且不会带来任何后果的世界。

凯瑟琳得意地称自己是一个“被宠坏的婊子”，她曾经还拥有一件用金属亮片镶着这个称号的T恤衫。凯瑟琳想知道如果看到一个男人T恤衫上标着“不堪重负的驴子”，凯瑟琳会有何感想。很显然，她们都是在大约一年后对丈夫失去了性趣，正如凯瑟琳说的，“不再表现得像一个小情妇。”因此丈夫们只好离开她们，另找他人。凯瑟琳杜撰了一个关于男人如何自私、如何见异思迁的故事。

凯瑟琳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发生过。或许这种事发生过，但是从来没有发生在她认识的人身上。遭遇这种不幸的女人只是像关闭水龙头一样关上了她们爱的阀门。她们把自己奉献给了房子、孩子、朋友和社交活动，尽管她们既不打扫也不整理房间，一天中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仅仅几个小时。有时候她们也拥有某种事业，做些适合女人们做的小生意，但是通常情况下没有。她们不再关心丈夫，因此就会“失去”他们。

凯瑟琳不担心梅根和凯瑟琳，因为她们会找更多的丈夫。她们已经知道可以通过离婚捞一笔钱，结婚后离得越快，钱来得越容易。如果婚姻的解体来得确实很快，就不会有感情投资上的损失，而她们的资产——光滑的皮肤、浓密的头发、苗条的身材，几乎不会贬值。

正在凯瑟琳想得出神时，服务员微笑着走到他们桌前，手里拿着餐单和账单。没等服务员开口，凯瑟琳便接过账单。一开始这个举动还引起了凯瑟琳和梅根几句温和而无力的抗议，继而就变成了缺乏热情的感谢。凯瑟琳这么做是因为她从她们的闲聊中

捕捉到了一些信息，知道了她们手头很紧。她自己也曾经说过凯特琳说的话：“我太忙，没有时间工作。”这意味着她找不到一份工作。而梅根所说的“我的前夫总是推迟付抚养费”意味着不仅仅是推迟。凯瑟琳已经不介意那么多了，因此也不再为她们撒谎而心生不快。

在凯瑟琳所从事的行业里，她经常听到此类借口。当一个理应承担供养义务的人停止这种行为时，几乎没有一个女孩子不会为此而喋喋不休地抱怨。

凯瑟琳和梅根、凯特琳一起走出饭店，像以往那样相互交换了拥抱和轻吻，这是她们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养成的习惯。凯瑟琳非常清楚她们三个站在饭店门前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三个精致、优雅、正值生命最美时光的年轻女人形成了街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是金色头发，一个是金红色头发，还有一个是黑发。

泊车员把那辆紧凑型奔驰从停车位开出来，两个女伴上车后，凯瑟琳和她们挥手告别。看着她们沿着海滨大道绝尘而去，她想为什么洛杉矶没有人把海洋和陆地相接的地方称为“海岸”。然后，甚至没有下意识地朝她们离去的方向看一眼，她就发现自己已经决定今后再也不会和这两个女人见面了。她曾经了解的关于她们的一切早在毕业前就了解了。现在，四年之后她们还和从前一样，永远都一样。

没有理由再见她们。凯瑟琳把停车收据递给泊车员，他跑过去把她的车开了出来，是一辆光洁可鉴的黑色奔驰 S600。多亏她

来得早，她们没能见到她的车，凯瑟琳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她们是梅根和凯特琳，她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她应该按时到，开着一辆破日产什么的，而不是一辆价钱是凯特琳那辆小奔五倍的大奔。正当泊车员停下汽车打开车门下来时，凯瑟琳听到了一阵警笛声。她听了听，发现警笛声渐渐远去了。

凯瑟琳沿着海滨大道向蒙大拿州的边界开去，准备返回洛杉矶西部。这顿午饭吃得时间很长，等她赶到家时肯定要过3点了，这样一来只有到4点她才能开始工作。她拿起手机开始接听留言。

第一条留言的大致内容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她听出了留言者的声音，是比利还是鲍比？反正是类似的名字。这个男人很随和，有几分魅力。她到家后会给他回电。还有一条留言是“我在 Backpage.com 上看到了你的照片，想给你打电话，看看我们能不能做一桩交易”。不，凯瑟琳想，如果你看了广告，你就看了价格，没有什么好谈的。她接着往下听。“你好，我是乔治，稍后我再给你打电话约定见面时间。”乔治60多岁，比凯瑟琳的父亲还大，但他是那种能让女孩们有钱花的常客。乔治是个鳏夫，对他的亡妻有很深的感情，也懂得如何爱女人。年长者往往温柔体贴，耐心十足，很容易满足，何况乔治每次都很慷慨。

凯瑟琳把车开进一条私人车道，沉重的铁门升起后，她把车子开进院子，按一下开关，铁门随即关上。她把汽车开进自己的停车位，下了车，穿过内门，走进一楼大厅。虽然她穿着高跟鞋，但踩在大厅厚厚的地毯上，也发不出咚咚的脚步声。她上了电梯，直达自己的公寓。

凯瑟琳走进房间时，能感觉到他在她的卧室里，尽管他很安静。好像是感觉到有人开门时他才停止了动作，侧耳倾听，以确认来人是凯瑟琳。“嘿！”凯瑟琳边说边走进卧室。

他笑着回了句“嘿”，笑容很灿烂——充满孩子气，毫无戒备之心，然而他那双又大又好看的眼睛里却流露出心照不宣的狡黠神情，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坏男孩。这种神情让她想扑向他。凯瑟琳走到他身边，看到床边放着一只半开的健身包，里面装着他叠好的衣服。

“你要走吗？”

“我想我已经占了你太多的便宜。谢谢你，凯瑟琳，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容忍。”

“同时也感谢我对你发火？”

他又笑了，“也是。不，那要特别感谢。”

凯瑟琳走近一步，“我忘了告诉你，指针一直在走，你欠我7万朵玫瑰。哈哈，开个玩笑。”

“要是我有那么多钱，我情愿都给你。”他在床边坐下来，把其余的物品装进健身包里。

“你找到公寓了吗？”

“我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搬出去，”他说，“我最终同意接受了菲尼克斯的那份工作。不过每逢周末我会回来的，那工作在春末结束。”

“那好吧，”凯瑟琳说，“听起来不错。”

“那时候天气会热起来，不适合施工，而且活儿也少了。”他

伸手拿起一瓶快喝光了的百事可乐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她。

凯瑟琳看着他，想象着菲尼克斯的骄阳洒在建筑工地上，炙烤着他那光滑而英俊的面孔，心里一阵难过。她接过瓶子喝了一口，还给他，“啊，是真的，我原以为是用来节食的。”

他一口气把它喝光，放下空瓶，转身继续收拾行李。

凯瑟琳走进浴室，脱掉新裙子和昂贵的丝绸衬衫，“你会把你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吗？”

“当然。不过你已经有我的手机号和电子信箱。这些足够了。”

趁着凯瑟琳在浴室里，他从包里取出一卷胶带，撕下一段，又把手伸进去取出一支贝瑞塔 M92 手枪，把枪口塞进可乐瓶的瓶颈里，用胶布把它固定住。他大声对凯瑟琳说：“我也打算过来看你，只要我回来。”

“来之前一定要提前几天打电话通知我，别你来的时候我忙得没空见你。”话一出口凯瑟琳就后悔了。因为舍不得他走，她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刺激他。

“我会打电话的。”

凯瑟琳光着脚从浴室里走出来，身上只穿着胸罩和丁字裤，经过他的身边，走到壁橱前，把她的外衣挂在那里。

他走到她身后，举起套在可乐瓶里的手枪，扣动了扳机。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声暗哑，比他们的说话声大不了多少。因为瓶子被打穿了，第二次枪声略大一些，但还不至于让他惊慌。他看着她摔倒在地板上，摸摸她的颈动脉——死了。

他接着搜索她的房间。在家接客的陪伴女郎每当获得一笔可

观的现金时，往往没有时间赶到银行存起来，另外她们也不敢存大笔现金。至少凯瑟琳不敢，因为她无法向国税局的工作人员解释一天 2000 多美元的收入从何而来。今天，当她外出和同学聚会时，他已经在她公寓里找到了约 35000 美元。正如他推测的一样，这笔钱存放在卧室里。他希望能够把整个房间彻底搜一遍，但是，在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他放弃了这个念头。此时已是傍晚时分，就在他从床上抓起她的手提包，掏出钱包里的现金时，他听到她的手机响了起来。他被这突然的响声吓了一跳，随手将手机调成静音，扔到一边，继续开始寻找现金。

其实他在搜索房间的同时也在清洁房间。现在他停止了搜索，开始一门心思做清洁工作。近来，他特别留意他离开一个女人时的方式，确保不留下指纹、毛发或衣物纤维。这个世界上有些愚笨至极的家伙会漏掉抹去“到此一游”的细节，但是他不会。他总是清理下水道——甚至打开存水弯，把管道里堵塞的毛发清除掉。他用吸尘器清洁了地板和家具，把咖啡罐里剩余的咖啡倒进要扔掉的垃圾袋中，洗了床单、枕套和毯子。在他离开的所有女人当中，从来没有把她们的房间清理得如此彻底。

他跪在凯瑟琳的尸体旁，把一条金项链从那白皙雅致的脖颈上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扯下缠在环扣上的几根金红色头发，又把一条和项链配套脚链从右脚踝上取下来，装进自己的衣兜里。

他把健身包放在床上，将缠在枪上的胶带撕下来，取下瓶子，把这些东西统统塞进包里，拉上拉链，向卧室门口走去。他回头看了一眼，真可怜——她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美，多么善良。他转

过头捡起垃圾袋，走到通向走廊的门边，驻足听了听，又打开一条缝，向门外张望，看到走廊里空荡荡的，才放心走出房门。他锁上门，从正门走出公寓，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一旦上了路，他就变得自信起来。他知道如果警察在凯瑟琳·汉密尔顿的房间里发现毛发、指纹和衣物纤维，他们对此也会束手无策。每周大约有 40 个男人在那间公寓里留下痕迹，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和她的关系是长久的。

她曾经非常美丽，有一双明亮温和的眼睛和一头金红色秀发。给她做头发的那家发廊经常有电影演员光顾，那些演员依然是完美的样品，但名气还没有大到请美发师上门服务的地步。她要挤时间去做头发。她是那种无意中被拉下水而从事性交易的女孩，她们因为钱来得太容易而没有能够抵挡住某次诱惑。她从不吸毒，也不酗酒，因此这样做绝不是出于她的本意。她上过大学，很聪明。

她是受到了算术的诱惑。如果当一名律师，她每小时向顾客收费 400 美元，但是要从中扣除 250 美元，包括事务所租金、所得税、秘书的薪酬和助学贷款。现在她每小时收费 300 美元，大约过一个月就置办一些情趣内衣。有一次，她告诉他她喜欢和男士亲密无间，看来这份工作不是一桩苦差事。

提供性服务是一种可以让女孩子们控制男人的职业——通过承诺、挑逗和哄骗。这会让一些女孩自以为是。因为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男人，她们就误以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或更强大。她们当中很多人因为这种想法丢了性命。凯瑟琳比她们有头脑，她活

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变得自信过了头或头脑发昏，对任何事都不会有理所当然的想法。

她唯一的问题是遇见了他。当他在洛杉矶做一个活儿的时候，她喜欢上了他，让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住了几周。他已经告诉过她这个活儿做完之后他就要离开，但是没有告诉她他的工作性质迫使他离开时必须把她杀掉。

上了东行的高速公路后，他加快了车速并且变道挤进了两辆货车之间。没多久，估算了其他汽车的车速后，他又挤进了左边的两辆汽车之间。他终于在完美的车道上找到了完美的速度，彻底放松下来，把凯瑟琳永远抛在了身后。她已经走了。